

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
第37卷
雜志叢書

馬克思·恩格斯 關於歷史唯物論的信



艾思奇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卷
雜志叢書
社出版

學習雜誌叢書

馬克思·恩格斯
關於歷史唯物論的信

艾思奇譯

學習雜誌編輯部編

• 本書非經出版者及譯者同意不准翻印 •

書號015 • 定價1700元 • 印數00001—15000冊

出 版 者 學 習 雜 誌 社

北京外交部街八號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三聯 • 中華 • 商務 •
開明 • 聯營聯合組織

印 刷 者 政 務 院 財 委 印 刷 廠

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初版

本書所包括的九封信，是從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列寧格勒外國工人出版局」所出版的德文本馬克思選集裏譯出來的，曾在延安發表過。由於以前的譯本錯誤很多，需要改正；又由於此稿的內容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有很精彩的闡述，可以作為學習實踐論的參考讀物，故特重新譯出，以供目前的需要。

譯者

目次

一	馬克思給安能科夫·····	(一)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布魯塞爾	
二	馬克思給韋得梅耶爾·····	(九)
	——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	
三	馬克思給恩格斯·····	(一〇)
	——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	馬克思給恩格斯·····	(一二)
	——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	
五	恩格斯給史密特·····	(一三)
	——一八九〇年八月五日	
六	恩格斯給布洛赫·····	(一五)
	——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於倫敦	

七 恩格斯給史密特……………(一九)

——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八 恩格斯給斯他爾根堡……………(二七)

——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於倫敦

九 恩格斯給梅林……………(三三)

——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

一 馬克思給安能科夫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布魯塞爾

……什麼是社會，不管它屬於那種形式，是人類的相互作用的產物。人類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社會形式嗎？不能。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有某一種相應的交換和消費的形式。在生產、交換、消費的一定發展階段上，就會有一種相應的社會結構的形式，就會有一定的家族組織、階級狀況，一句話，就會有一種相應的市民社會。在這樣的市民社會基礎上，就會有一種相應的政治情況，而這政治情況正是市民社會之公務的表現。這一切，都是普魯東先生不會了解的，因為他相信，只要把國家解釋成社會，也就是只要把社會之公務的總結解釋成公務的社會，就算是做了大事情了。

還必須要再附加一點：人類對於他們的生產力——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並

不是自由的主人，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獲得的力量，都是從前的活動的產物。固然，生產力是人類的實踐能力的成果，但這能力本身却決定於人類所處的這樣的情況：即人類是靠著以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和在他們之前已經存在（不是他們所創造的，而是過去世代的產物）的社會形式而生存的。任何後來的世代都是靠著先前的世代所獲得的生產力（它對於前者是作為新的生產的原料）而存在的。這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在人類歷史中間構成了一種關聯，構成了一種人類的歷史，這歷史，愈是能够把握到人類的生產力的生長，並從而把握到人類的社會關係的生長，也就愈更是人類的歷史。必然的結論是：人類的社會史，常常是它的個人們發展的歷史，不管他們自己對於這點是否能意識得到，都是一樣的。他們的物質關係構成了他們的一切關係的基礎。這物質的關係，只是他們的物質的、個人的活動藉以實現的必然的形式。

普魯東先生把觀念和事物混淆了。人類決不放棄他們所獲得的東西，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也不放棄那他們藉以獲得某些生產力的社會形式。完全相反，為着要使爭取得的成果不至於喪失，為着不要失去了文化的果實，人類在他們的交換方法不能再和

既已獲得的生產力相適應的一瞬間，就不能不改變他們的傳統的社會形式——我這裏所說的『交換』(Handel)是指最廣義的用法，就等於德文裏的『往來』(Verkehr)的意思。舉例來說，譬如特權、行會和社團的組織、中世紀的法規等，都是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總是適應於既已獲得的生產力，並且適應於早先存在的會使這些制度產生出來的社會狀況的。在這些社團和法規的庇護之下，資本就積蓄起來，海上貿易發展了，殖民地也建立起來——到這時，人們如果還要想保守着那些形式，保守着那些使果實在其庇護之下成熟起來的形式，那他們就會連這些果實也要失去了。於是就發生了兩次的暴變，即一六四〇和一六八八年的兩次革命。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和它相適應的社會關係，以及舊市民社會之公的表現——政治的狀態等，在英國都被打碎了。這樣，人類實行生產、消費、交換等所依據的經濟形式，都是過渡的、歷史的。人類用新獲得的生產力來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又用這生產方式來改變一切的經濟關係，而經濟關係僅只是這種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係。普魯東先生很理解人類製造布、麻和絲織物的事；他能够了解到這麼樣簡單的事情，是他的一個大功勞！普魯東

先生所不了解的是，人類也有足够的力量來生產社會關係，而他們就是在這種關係裏製造布和麻的。普魯東更理解不到的是，能够像實行物質生產一樣地生產出社會關係來的這人類，還能够創造出觀念、範疇，也就是創造出這同一社會關係在觀念上的抽象的表現。因此，範疇也和它所表現的關係同樣，不是永久的，它們也是歷史的過渡的產物。普魯東却完全相反，把抽象和範疇看成爲最初的根元。照他的意思，創造歷史的就是它們，而不是人類。抽象、範疇，只就它自身來看時，也就是，把它從人類和人類的物質行動分離開來看時，自然是不死的、不移易的、不變化的，它只是一種純粹理性的存在，這不外就是說，抽象之作爲抽象來把握時，就是抽象的。驚人的同語反覆！

於是，在範疇的形式上所看到的經濟關係，對於普魯東先生也成了永久的公式，它既沒有起源，也沒有發展。

讓我們用另外的話來講：普魯東先生並沒有直接主張，說資產階級的生活在他看來是永久的真實，但他是間接地這樣主張了，因爲他把那在思想的形式上來表現資產

階級關係的範疇神化起來。當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在範疇的形式上，在思想的形式上呈現到他前面來時，他就把它當作獨立活動的、由獨自的生命所構成的、永久的東西。因此，他不能超過資產階級的水平綫。因為他是運用着資產階級的思想來立論，並把它們設想作永久真實的東西，因此儘管他在尋求他的思想的綜合和它們的均衡，却看不見，它們藉以保持均衡的目的的方法和方式，正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和方式。

事實上，一切良善的資產者們所做的，他都做了。他們都告訴你們說，競爭、專利等等，在原則上（也就是作為抽象的思想來看），是生活的唯一基礎，但在實際上，他們却又希望着許多其他的東西。他們都希望競爭不要有競爭的悲慘結果。他們都希望着這不可能的事：即希望資產階級的生活關係，不要有着這些關係的必然的結果，他們都不了解，資產階級的生產形式是一種歷史的、過渡的形式，完全就像封建的形式一樣。由於這個錯誤，就使得他們以為資產階級的人類是一切社會的唯一可能的基礎，使得他們不能想像會有那樣一種社會狀態：在裏面人類會變得不再是資產者。

因此，普魯東先生必然地是教條主義者。他把那推動目前世界變革的歷史運動，

消解成這樣的問題：如何在兩重性的資產階級思想中間去找到適當的均衡、找到綜合？於是這位練達的青年就精密地發見了隱藏着的神的思想，發見了兩個孤立的思想的統一，其所以成爲兩個孤立的思想，僅僅是因普魯東先生使它們從實際生活孤立起來，使它們脫離了它們所表現的現實的聯系，即現代的生產的緣故。普魯東先生用他的頭腦的過敏的運動，來代替那人類已經達到了的生產力和不能再適應於這生產力的社會關係中間的衝突所產生的偉大的歷史運動，來代替那在一國的許多階級中間以及在許多的國家中間準備着的可怕的戰爭，來代替那唯一能够解決這些糾葛的實際的、强有力的、羣衆的行動，來代替這一廣泛的、長期的而又複雜的運動，這樣一來，只要有那樣的學者，那樣的人類，他能够知道神的心內的思想時，他就能創造歷史，小人物們僅僅是承受他們的啓示而已。這樣你就可以了解，爲什麼普魯東先生會成爲一切政治運動的公開的敵人。當前的問題的解決，在他看來，並不是要靠公開的行動，而是要靠他頭腦的辯証法的轉動。在他看來，範疇就是推動力，人們用不着靠改變實際生活來改變範疇。恰恰相反，人類要先改變範疇，然後現實生活的改變，才能作爲它

的結果而出現。

因爲太熱中於調和矛盾的願望，普魯東先生竟不知道問一問，這些矛盾的基礎本身是不是會遭到顛覆。他完全就像那政治的教條主義者，想把國王、衆議院和上議院都看做社會生活的不可少的部分，看做永久的範疇。他只不過想尋求一種新的公式來使這些勢力得到均衡（這均衡在當前的運動裏是這樣存在着的：即這些勢力之一有時成爲另一勢力的勝利者，有時又成爲奴隸）。實際上在十八世紀就有過很多平庸的頭腦努力想尋找真正的形式來使社會的諸階層，即貴族、國王、國會等等得到均衡，而結局是不論國王、國會或貴族都沒有給與這均衡。要在這些矛盾中間找到適當的均衡，就只有推翻一切作爲封建生活之基礎的、以及作爲封建生活中的對立勢力之基礎的社會關係。

由於，普魯東先生把永久的觀念、純粹理性的範疇放在一邊，又把人類和他們的實際生活（在他看來，這只是那範疇的應用）放在另外一邊，因此你在他那裏一開始就可以找到一種關於生活和觀念，關於靈魂和肉體的二元論——在種種的形式裏反覆

出現的二元論。你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對立，只不過是由於普魯東先生對他所神化了的範疇的非神的起源和非神的歷史無力把握罷了。

二 馬克思給韋得梅耶爾

——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

……至於說到我，那麼發現近代社會裏有階級的存在以及階級互相間的鬥爭等，都不能歸功於我。資產階級歷史家還比我更早就指出了階級間的這種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曾做過資產階級的經濟解剖。我的新的東西，只是在於指出：

（一）階級的存在，必定是和生產上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結合着；（二）階級鬥爭必然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專政本身僅只是揚棄一切階級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三 馬克思給恩格斯

——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軍隊的歷史，比任何事物都更明白地顯示着我們的關於生產力和社會關係之聯系的見解的正確性。一般地，戰爭對於經濟的發展是很重要的。例如薪俸制度，在古代，就是首先在軍隊裏得到充分的發展。同樣，在羅馬人中間，*Pecunia Castrens*（註一）就是對於非族長的動產私有權給以承認的最初的法律形式。同樣，行會制度，就是以 *Fabri*（註二）的公會作為基礎的。同樣，機械也是在軍隊中最初大規模地被使用的。就是金屬的特殊的價值，以及它的作為貨幣的用途，其起源（從 *Grimm* 的石器時代完結了以後）好像也正是依據於它的戰爭的意義。又，一部門內部的工作分工，也

（註一）兵士在軍營中所擁有的財產。

（註二）中世紀在軍隊內服役的工人。

是最初在戰爭裏推行起來的。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全部歷史，都可以很適當的概括在這裏面。你如果有時間的話，你就必須站在這樣的觀點上來把它描寫出來。……